●責任編輯：葉衛青 2025年8月13日(星期三) 香港文匯報

傳真：2873 2453 電郵：feature@wenweipo.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

## 刻刀下的烽火與山河

愉韻度曲

梁君度

八十載光陰如大江奔流，沖不淡抗戰勝利紀念碑在民族心頭的鐫刻。值此歷史刻度，父親梁永泰的身影，便隨那刀鋒刻入木板的篤實聲響，穿越歲月煙塵，清晰映現於我的眼前。

父親生於惠陽，其刻刀生涯幾乎與民族危難同步。1937年，16歲的他已在廣州街頭以版畫為投槍，以「抗戰詩畫」為號角。魯迅先生倡導的新興木刻精神，在國破山河碎的年代，成為他手中最鋒利的武器。1938年，《殲敵》中戰士的剛毅，《反抗吧！農民》裏覺醒的怒吼，皆以黑白分明的木刻語言，刺破「風雨中華」畫展的沉重，刻下不屈的印記。1940年，他更肩起全國木刻抗敵協會廣東分會的重擔。

刻刀隨烽火行。1942年，他任職粵漢鐵路藝術教育隊，《鐵的動脈》系列將運輸線上的艱辛與堅韌刻入民族血脈的搏動中。次年，其作品已遠渡重洋，被美國《時代》雜誌鄭重選入《中國木刻之頁》——東方不屈的形象，借木刻之力震撼世界。至1945年重慶，父親與其他畫家一道在紅岩村得周恩來副主席設宴相待，那晚燈下的懇談，是藝術生命與民族前途最深的交融。

山河光復，父親赴港，在《星島日報》《虎報》執掌畫筆，更與張光宇、黃新波、廖冰兄、符羅飛等巨匠共建「人間畫會」。當「風雨中華」的畫卷再度展開，其作品遠赴美國——木刻的語彙，已成跨越重洋的民族證言。1949年，他與王琦、關山月、黃永玉等揮就新中國第一幅巨型毛主席畫像，筆下的領袖目光如炬，照亮了新生的晨曦。

1952年歸穗，父親任中華書局美術編輯，代表作《從前沒有人到過的地方》以新穎構圖與深邃意境，為中國美術館等珍藏——昔日戰火淬煉的刻刀，在新山河的畫卷上開拓出令人屏息的未知之境。1956年，《小漁港》的寧靜尚未乾透，《新舵手》的航程卻驟然中斷。是年11月16日，他與部隊畫家柯華在寫生途中因公殉職，年僅35歲。

父親的生命雖如彗星倏忽，卻以刻刀濃縮了現代版畫從抗戰救亡到新中國藝術探索的壯闊轉型。值此勝利八十載榮光時刻，我凝視着父親木刻中那曾劈開黑暗的凜冽線條，它們早已匯入民族精神的江海，沉雄如大地無聲。然其光芒卻永恒，照亮着一代代後來者仰望星空的眼睛。

●梁永泰於十七歲時創作的抗戰版畫《戰鬥中的鐵騎》。 作者供圖

## 音樂世界物語

挑弦雅音

姚珏

結束「跟着大師看世界」活動，我馬不停蹄趕到上海，去東方藝術中心聽了美國國家青年交響樂團的音樂會。這個青年交響樂團是卡奈基音樂廳的青年樂團之一，每年在美國國內挑選16歲至19歲的優秀樂手，經專業音樂家指導及密集訓練後到世界各地巡演。2015年這個青年樂團首次訪華巡演，演奏曲目包括了譚盾當時新作《帕薩卡里亞：風與鳥的密語》，2018年樂團又再次訪華，今年的訪華巡演再續中美青年文化交流的佳話。

此次巡演，由意大利指揮家諾斯達、華裔小提琴家陳銳率領，除了到訪上海，還再次到北京國家大劇院演出，另外也曾在7月28日在香港演出。樂團的青年成員展現出音樂天賦和活力，與大師的合作也充滿自信。當《拉赫瑪尼諾夫第二交響曲》的旋律響起時，我坐在台下，幾乎能感受到空氣裏跳動的能量。我忽然想起自己帶過的那些孩子——原來無論膚色、語言，年輕靈魂在音樂裏的共鳴，是如此相通。

美國國家青年交響樂團成立於2013年，是美國歷史上第一支青年樂團。而恰巧我也是在2013年創辦成立了香港弦樂團，同樣也是為了香港的青年藝術家打造一個走向世界的樂團和平台。而更早之前的2001年，我已經為青少年樂童成立了亞洲青年弦樂團。我們中美兩個青年樂團雖相隔萬里，但為音樂傳承延續的初心卻不謀而合。在上海我與卡奈基音樂廳主席羅伯特．史密斯、藝術總監克里夫．基林森爵士見面。餐桌上，我們聊着藝術教育，聊着音樂、如何跨越邊界，愈聊愈投機。我知道卡奈基一直重視藝術的普及與平等，這與我們堅持的理念不謀而合，便分享了香港弦樂團做了9年的「音樂能量計劃」——那些用琴聲點亮孩子眼睛的瞬間，那些讓音樂走進更多角落的努力，他們聽得認真，時不時點頭，眼裏的認同讓我心裏暖暖的。

我還跟他們說起香港青年精英弦樂演奏家們，如何帶着中國故事站上世界舞台。羅伯特笑着說：「香港能有這樣的土壤，既有政府和賽馬會的支持，更離不開『熱心人』的堅持。」這話說到了我心裏。是的，我們所做的一切就是為了告訴年輕一代，音樂世界裏究竟什麼是好的音樂，什麼是音樂能夠流傳的秘密？

最近，最新一部多啦A夢的電影叫《大雄之繪畫世界物語》，電影中講到主人公大雄因為繪畫糟糕被嘲笑，但和朋友們進入繪畫世界冒險後終於學到，並不是技巧高超就是好的畫，而是把你喜歡的事物，抱着「好喜歡的心」畫出來。我想「音樂世界物語」也是這樣的道理，只有熱愛生活，關愛他人，心懷生我養我土壤的人才會懂得音樂，而好的音樂，也是把你喜歡的世界和情感，抱着好喜歡的心情演奏出來。因此讓我們的年輕一代更好地去感悟、去熱愛、去合作、去付出，就是最好的「音樂世界物語」。從這一點來說，我和美國國家青年交響樂團都是在努力讓青少年在更大的舞台上，去學會描繪自己的音樂世界。

## 自揭神秘面紗

水過留痕

少爺兵

曾三度獲得「中國戲劇梅花獎」的川劇著名導師沈鐵梅，自嘲因被稱為「三度梅」，一直遭人誤會她的姓名是「山度梅」而鬧出諸多笑話。不過性格開朗的她亦不介意那些笑話，因亦有很多人記着她是川劇演員，跟大家印象深刻的川劇「變臉」齊名。

有說戲曲界的「乾旦坤生」跨性別表演者是指京劇大師梅蘭芳先生的「乾旦」扮相最為男粉絲們愛戴，而女扮男裝的「坤生」最吸引年輕一代粉絲們，沈鐵梅頗為認同，事關乃反映很多人的內心深處的理想異性形象。如「坤生」所演的角色人物多跟女性非常溫柔地對話，就是對異性的理想塑造。沈鐵梅表示早前與川劇幾位年輕演員結伴同去看越劇作為「觀摩」，她本人也被紅透半邊天的「坤生」陳麗君的演出所折服，覺得這一群後輩不單止在舞台上的台風吸睛，更有「顏值」，被粉絲追捧掀起熱潮，乃戲曲界之幸。而且還啟發了很多演藝人，若要跟粉絲拉近距離，就要自揭「神秘面紗」，將自己真實生活點滴呈現人前。事實上，從事任何演藝工作的都是普通人，並不是要「高高在上」受粉絲們「膜拜」的才是「明星級」人馬。以前戲曲界的台柱都是「跪」在舞台上接受粉絲們從台下拋送上來的鮮花或禮物，然而現今時代早已改變，雙方已是在「相互尊重」的真誠下漸漸拉近距離，「真心換真心」俘虜彼此心靈。

沈鐵梅這位川劇藝術家更說：「別人的長處其他劇團亦應學習，不要再『故步自封』般守舊，戲曲文化是需要『與時並進』的。」再者沈鐵梅知道陳麗君這位戲曲界紅星在演出後，帶領着全體演員謝幕，除全體拋出手上的玫瑰花送予現場觀眾，亦同樣帶領着觀眾向演出者和幕後工作人員說「謝謝」，令熱烈氣氛推至高潮。

這特別的「謝幕」舉措，表現出男女台柱的大度無私及團魂，使戲曲不再局限為「小眾娛樂」，儘管每個劇團是各有千秋的存在，但彼此能放開心懷去「取長補短」，中國戲曲文化達巔峰便是「指日可待」！

## 單翼飛翔

百家廊

查晶芳

她短髮，圓臉，小巧身材，常常人未到，聲先至。「嗨，查老師！」每次碰面，幾乎都是她先跟我打招呼，聲音清甜似新鮮的果汁。共事多年，我從沒見過她愁眉苦臉的模樣，印象中的她一直眉眼彎彎，嘴角上揚。

平時上班，她右肩總挎着個大大的背包。手機用帶子掛在胸前。備課改作業時，手機響了，她就把機身夾在右頸窩間，一邊側頭說話、一邊繼續用右手或翻書、或揮筆「作業」。她的左臂永遠靜靜地垂着，那是條義肢。多年前的一場車禍奪走了她整條手臂。

剛認識她時，我有些驚訝！也暗暗擔心：這樣的她鎮得住學生嗎？有熟悉她的同事說：「你別小看她，她帶班可有一套了，那些調皮搗蛋的男生都被她管得筆筆直直！」當時我半信半疑。很快時間就告訴了我答案：她所帶班級的學科統考成績一直在年級名列前茅，她還被評為市優秀班主任。同事說起她，一個個都是欽佩的語氣，直誇她小小的身體裏藏着大大的能量。其時我跟她還不熟絡，只是見面打個招呼，最多寒暄幾句。直到前兩年，我跟她帶同一個班，同在一個辦公室，才發現她的開朗還真不是我起初以為的強顏歡笑。

「嗨，你們來啦！」每天進辦公室，她都笑盈盈地跟我們打招呼。有時她到得早，就搶着打掃辦公室。閒談時，說起女兒的懂事貼心，總是眉飛色舞。聊到老公，她那調侃的語氣更逗人發笑。「嘁，我家那個人，忙得影子都見不到，想跟他吃餐飯可不容易！有時突然回家，我們簡直受寵若驚哦！當然，這是反語。」說到最後，她咬着牙齒，頭直搖。看着她一本正經又似笑非笑的模樣，我們都忍俊不禁。她先生是員警，工作忙確實是常態。她聊家裏種種瑣事，如同講「段子」，我們就像在看一幕幕生活輕喜劇。她清脆的說笑聲常常把偌大的辦公室填得滿滿當當。

教室外的走廊裏，常見她和班上幾個男生面對面站着。男孩們開始都雄赳赳、氣昂昂，小公雞般頭仰得高高的，也不知她說了些啥，眼見着他們漸漸地腰彎了、頭低了，成了溫順的小綿羊。那幾個都是班上的「刺頭」，我批評過多次，都收效甚微，卻很快就被她「招降」了。我向她取經。她笑起來：「哪有啥『經』哦，不過是打一棒子，再給個棗子。他們犯渾的時候，我有時也不罵，就不動聲色盯着他們看，看誰強得過誰！哈哈，這叫靈魂對視法……」她說，對那些調皮的男生，不能太溫柔，「該出手時就出手，當然，我也只是用書抽他們兩下，不過是雷聲大雨點小嚇嚇他們哦。否則，老虎不發威，還當我是頭貓！」隨之而來的是又一陣爽朗的大笑。

去年5月，高三教師職對口高考送考，我和她分在一組，她是組長。我們3個女教師送十幾個學生到滁州學院考專業課。考生數雖不算多，但涉及到社會文化藝術和體育兩個專業。每個考生都有好幾門專業課要考，各人時間點還都不一樣：有的是下午2點30分、有的是下午4點30分。後考的同學如果要求在賓館多休息會，就意味着我們得多送一趟。最麻煩的是考點還不在一個校區，會峰校區離賓館很近，但瑯玡校區卻距離市區十多里。有個別學生上午下午還分在兩個考點，中午都來不及回賓館吃飯，得有個老師專門跟着帶飯給他，打的接送。

當她指着考試安排表，跟我們把這些問題一一列出時，我心裏直打鼓。因為以前送考都是一把送進接出，大部隊統一行動，這麼複雜的情況我還第一次遇到。看我着急的樣子，她呵呵直笑：「莫急莫急，我有經驗，費點神而已，肯定能搞定，小意思！」果然，大小事情被她安排得妥妥當當。只是那兩天，她忙得像個陀螺，僅瑯玡校區她就打的跑了好幾趟，只讓我們做些點餐、近距離接送的輕省事。有一天下午瑯玡校區因故考試時間延誤了好幾個小時，她帶學生回賓館時都晚上9點多了。儘管疲憊不堪，她依然笑容滿面，叮囑學生注意這注意那，時不時還蹦出兩句搞笑的話。那一刻，我忽然覺得，她真像個小太陽，走到哪，周圍都暖暖的、亮亮的。

我為一直以來對她的憐憫感到慚愧。她根本不需要。事實上，我也沒有任何資格憐憫她。她單翼飛翔的人生，或許航線與我們略有不同，但絲毫不影響她飛得高、飛得遠；並且，一路歡歌、一路精彩。

## 新光黃埔的文化藝術

爽姐私語

林爽兒

北角新光戲院3月3日結業，對新光戲院不捨之情還是要放下。李居明大師為鍾愛的粵劇，投放了12年的心力物力財力，寫了37部粵劇，包括掀起歷史粵劇的熱潮，如《粵劇特朗普》令年輕的觀眾帶着好奇走進劇院，然後他們開始覺得粵劇不只是銀髮族的，年輕觀眾也可以學習從不同的角度去了解粵劇、欣賞粵劇。

新光戲院的歷史任務完結，但70歲的李大師覺得仍有不少事情要去做，因緣際會黃埔戲院向他示意，希望他可以嘗試研究下那邊的狀況，就這樣經過了3個多月，成就了今日的新光黃埔。

新光黃埔有4間戲院，李大師把它修葺成為他想要的戲院，他的新概念是要觀眾重新入戲院。除了放映香港現時播放的電影，同時特別千方百計搜羅一些應該在設備很好的戲院中播放的作品，其中包括荷里活片《時光倒流七十年》，這部當年在碧麗宮戲院播放的時候他看了十多遍的經典作品。之外還有同樣精彩的《教父》《亂世佳人》《羅生門》，以及港產片《大軍閥》《英雄本色》《表錯七日情》《阿郎的故事》和鄭丹瑞的近作《得寵先生》等等。咦！怎麼沒有了粵劇？大師表示想將粵劇推去另外一個境界，其中一間影院成為「戲曲劇院」，先選一部凌波、樂蒂主演的黃梅調電影《梁山伯與祝英台》，另外他也早已把自己的粵劇作品在演出期間直接拍成電影，大概有十部左右，先安排一部內地名伶演的《秦皇孟姜》、一部香港名伶演的《金玉觀世音》播映！

李大師希望觀眾除了看戲，還要用心去看電影的配樂、燈光、攝影、服裝等等，沒有這些幕後的配合成就不了一部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電影。

電影之外，李大師還十分捨得，把他收藏的、非常有價值的名人作品，安放在新光黃埔的新裝修的戲院大堂的牆壁上，作公開展覽！包括有梅蘭芳、饒宗頤、宋美齡、宋藹齡、孔祥熙、唐國強、尚長榮、劉德華、鍾楚紅、呂良偉、鍾鎮濤、米雪等等的作品，更有黃霑生前親手寫的《心經》。還有很多很多的收藏品陸續出現在戲院裏，大師是希望盡自己的綿力，把文化藝術帶到觀眾眼前。

●大師所指的，是黃霑先生的《心經》墨寶。 作者供圖

## 八十年後，仍意難平

鵬情萬里

趙鵬飛

80年前慘勝後，在舉國焦土滿目瘡痍之上，篳路藍縷，今日我們再一次國富民強，重返世界之巔。回看那一場人為的巨大苦難，仍有許多意難平無法釋懷。

正在上映的電影《南京照相館》，只是用一組照片，呈現了一段人類文明史上的至暗時刻，已令今人可怖、顫慄，乃至不忍直視銀幕。超過30萬平民與戰俘被屠殺，無數婦女遭受大規模性暴力，首都淪為煉獄。日寇屠城的規模和殘忍程度，遠超戰爭必要，纍纍罪行不僅是對人類文明的踐踏，更是將人性之惡膨脹到極端。

時至今日，南京大屠殺罹難者冤魂還未被完全的正義所撫慰，受害者也未能獲得正式致歉，日本右翼勢力卻繼續試圖否認或淡化這段歷史，這無疑是整個民族記憶深處難以癒合的一道傷痕。

電影《731》定檔2025年9月18日在內地公映，超過400萬人在「貓眼」表達想要觀看這部影片。這與日本731部隊在侵華戰爭中用細菌戰與活體實驗，所犯下的反人類罪行的聲討息息相關。侵華戰爭期間，日本731部隊在中國的哈爾濱、常德、寧波等多地，使用鼠疫、霍亂等細菌武器，造成數十萬無辜民眾死亡。更令人髮指的是，這支臭名昭著的日本軍隊，竟以活人為「材料」進行凍傷、毒氣、活體解剖等實驗。

惡魔作惡至此，美國為獲取實驗數據居然包庇戰犯，致使多數參與者迄今未受審判。那些本應接受嚴厲懲處的惡魔，竟然依靠這些數據變成了醫學研究領域的佼佼者，且名利雙收！

南京陷落，重慶作為戰時陪都，遭受了日軍長達5年8個月的大轟炸，3萬餘人直接死亡。重慶大轟炸是迄今為止，人類戰爭史上規模最大、歷時最長、對無辜平民殺害最殘酷的空中大屠殺。二戰之後的東京審判，對日本軍國主義在侵華戰爭中的滔天罪行進行了起訴和審判，重慶大轟炸卻被排除在訴訟之外。

還有如今鮮為人知的南昌大屠殺。

日軍為打通長江中下游交通線，從1939年開始，對具有重要戰略地位的南昌發起進攻，截至1945年，日軍屠殺殘害南昌及戰區周邊無辜居民，多達6.4萬餘人，且手段殘忍至極。據調查顯示，日軍在侵佔南昌的6年時間裏，對無辜民眾採取刀砍、活埋、水淹、蒸煮、犬咬等滅絕人性手段……普通民眾的生命被殘忍抹去，連一個名字也沒有留下。只來一次的人生，遭遇了生命最不可承受之悲。

可是，東京審判，日皇並未被徹底追責，許多犯下滔天罪行的戰犯，陸續重返政壇。過去多年來，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訴訟，屢屢遭日本法院駁回。與之相應的，是日本教科書竭力淡化侵略史實，部分政客堅持參拜靖國神社，不斷刺痛受害國人民感情。

80年過去了，血淚浸透的史料還是無法翻越的苦難。浴血抗戰換來的勝利，還未能完全轉化為對歷史罪責的徹底清算，正義的遲缺與記憶的博弈，成為和平時代的精神考驗。殘酷的歷史只有從個人認知上升到群體乃至國家的認知，未來才有可能成為全人類社會的記憶。

記住這些「意難平」，並非延續仇恨，而是希冀以歷史的警鐘警示世人：和平的根基是對生命的敬畏，而對苦難的正視，是一個民族走向未來的精神脊樑。

## 唐卡及敦煌展

路地觀察

湯禎兆

最近香港十分有幸，分別獲不同團體策劃唐卡及敦煌石窟展覽，令人大開眼界。

要成為所謂的「盛事之都」，其實在各方面需精準配合，以上兩展均曾一訪，僅在此分享一下作為參觀者的觀察。

展覽首重空間擺放的布局，唐卡展在啟德的雙子匯舉行，場地甚佳，只是展館內的燈光偏暗，令到唐卡壁畫上的細節有時難以看得仔細（尤其是甚多法器）。不過去到港大圖書館看敦煌展，才知道已屬身在福中不知福。港大圖書館內的空間，根本無力也無從去應付敦煌石窟展的規模。觀賞當天本有免費導賞團，但主辦單位顯然沒有預算人流數目，上百人已經令港大手足無措（其實以展品的珍貴程度而言，參觀者的數字只不過屬「有限」程度）。最後導賞團成了自由行，實在難為了帶團的講者。相對而言，唐卡展有大量的講解志工，隨時守候為參觀者提供說明。我有幸跟從的一位師姐，佛識淵博且解說生動，兩小時的參觀轉瞬即逝，實在感恩無限。

不過回頭說來，兩展除了以上的體驗外，我覺得共通的不足之處是文字說明有待改善。事實上，有幸遇上天造地設的導賞老師純屬福分，而且一般人囿於各種限制，根本難以參與導賞團。而兩展的展品說明，均流於表面及簡單，難以令人對文物有深刻的印象。

事實上，也有一些參觀唐卡展的友人反映，說自己剛好遇不上解說志工，僅憑文字欣賞，真的無甚所獲云云。我覺得這一點尤其可惜，珍藏現於眼前，卻不是人人有能力可自行進入寶藏內，唯望將來有類似展覽時，可以有更多資源協作，令受惠得福的人更多更廣。